

甲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收官



甲午沉舰遗址出水的錾刻“来远”字样的镀银汤勺。
新华社发(国家文物局供图)

“在‘来远’舰上，有一位一等水手叫张长发，一位三等水手叫于盛元。”山东省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泽冰13日在接受中国新闻网记者专访时说，2023年7月至9月，在约370平方米的“来远”舰水下发掘面积里，考古人员共提取文物超1800件。其

探测技术更精准

甲午沉舰遗址的水下调查发掘，面临沉舰破坏严重、海况较为复杂、能见度差等诸多挑战。置身茫茫大海中，考古人员如何准确把握水下遗存点的位置？

王泽冰举例说，在探寻“靖远”“来远”两舰时，他们使用海洋磁力仪，在大区域范围内锁定磁异常明显位置，再有

十年考古填空白

甲午沉舰系列考古工作，被业内评为“填补了中国海域近现代沉舰水下考古的空白”。

在王泽冰看来，近现代沉船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，不仅包括甲午海战，还涵盖一战遗存、民间海难船舶等。“通过甲午沉舰系列调查工作，我们积累和总结出一套开展近现代沉舰水下考古调查的技术方法，为今后探寻同时期或同类型水下文化遗存提供经验借鉴。”

上述调查工作的开展，也让考古人

适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30周年，甲午沉舰系列水下考古迎来收官。

百余年前于甲午海战中沉没的各艘战舰今何在？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山东、辽宁两省的文博研究单位，从2013年起持续开展甲午沉舰水下考古研究课题工作。

近十年，随着沉舰武器弹药、船体构件、海军生活物品等各类文物出水，众多关于甲午沉舰、北洋水师的信息与细节被揭露。

沧海“遗珠”终有现

中，两块水手身份木牌、一个镀银汤勺均有“来远”字样。

早期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显示，“来远”舰在作战时翻扣于海面上。开展威海湾水下考古调查项目前期，考古人员对湾内各沉舰的保存现状做过初步评估，原以为“来远”舰战后遭日本“扶正”拆解，沉没区域很可能无任何船体、遗物残留。

转机发生在2022年。在“靖远”舰水下考古调查期间，考古人员对各沉舰沉没的海域进行海洋磁法勘探，在“来远”舰沉没区域发现明显的磁异常。

王泽冰回忆说，他们对海床淤泥地层进一步探测，并开展潜水探摸和

水下探扎工作，最终确定“来远”舰遗址分布范围。

“通过早期资料检索、物探数据分析，我们基本确定‘来远’舰的身份，但考古工作具有严谨性，以实物为重要依据。3件带有‘来远’字样文物的出水，为我们推断沉船身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。”王泽冰说。

王泽冰告诉记者，“来远”舰是他们寻找的最后一条甲午海战主力舰，也是十年甲午沉舰水下考古调查项目的收官之作。2017年以来，山东先后发现发掘“定远”舰、“靖远”舰、“来远”舰遗址。在威海湾“长眠”百余年的3艘甲午海战主力舰，现已全部揭开“面纱”。

针对性地进行重点探测。

当发现异常变化，考古人员会用浅地层剖面系统，重点探测淤泥中掩埋的遗迹或者遗物，最终锁定沉舰遗物分布区域。“这样可基本摆脱‘大海捞针’式的做法。”王泽冰说。

在发掘过程中，考古人员也会遇到

体型较大的遗物。王泽冰称，他们会联合专业打捞部门，借助打捞部门的技术，用浮力带或起吊机将炮弹、装甲板等大型遗物打捞上岸。



考古工作者在清洗出水的“靖远”舰210毫米主炮弹(2022年10月8日摄)。新华社发(国家文物局供图)

大型史诗剧《文成公主》第12季开演



3月12日，大型史诗剧《文成公主》第12季在拉萨正式开演。

该剧讲述了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的历史故事。11年来，《文成公主》累计演出1800多场，演出及旅游配套累计接待观众游客超3000万人次。

据新华社

张艺谋宁浩沈腾马丽“喜聚”聊“喜剧”

以“喜聚世界”为主题的第一届“澳门国际喜剧节”，近日在澳门科技大学开幕。

在本届喜剧节的论坛环节，张艺谋、宁浩、沈腾、马丽等一线创作者就喜剧问题展开交流，现场笑声不断、金句频出。

张艺谋盛赞沈腾、马丽极具幽默感，在《满江红》《二十大》与两人分别合作后，也期待与两人的共同合作。被问及“喜剧创作过程是快乐更多还是痛苦更多”时，张艺谋表示，自己在片场负责快乐，是气氛组组长，通过为演员叫好，给予演员肯定，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。

宁浩则借机表示要亲临片场，向张艺谋学习。他在论坛现场谈到喜剧的评判标准，认为当前市场对于喜剧评判的标准是“笑中带泪”，但其实“笑中可以带好多东西，不见得是泪，也可能是思考，也可能是某种价值，甚至是某种审美。重要的是我们通过笑给大家带来什么？这是好的喜剧作品应该带给观众的感受”。

沈腾则以喜剧演员和创作者的身份，剖析喜剧创作过程中的艰难所在。“现在琢磨一个建立在一定审美之上的包袱好难，从50个、100个包袱里挑出三五个，这三五个包袱有一个被观众接受都很不容易。”他同时透露，自己很早就有做导演的打算，但是何时真正拿起导筒，要看能否遇到感兴趣的题材以及自己是否有能力驾驭。

在面对网友“女喜剧人好美与好笑是否可以兼得”的犀利问题时，马丽机智地表示：“问对人了，我确实都有。”她随即阐述了自己对于“美”的理解，“美”不应该只被外貌定义，而取决于女性内心的光芒和魅力。“每个人对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。刚毕业的时候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外形，但是后来演了话剧以后，特别是在舞台上，我就特别自信。只要自信了，特别是女性，别人就会看到你散发出不一样的魅力。”她更表示，演喜剧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

话语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演员

最近，年轻演员的演技引发了人们的热议。之前是《猎冰》里的姚安娜，现在是号称“帮助艺员训练演技，体悟角色内核”的综艺节目《无限超越班》里的一众演员。

节目中，朱梓骁、向佐的表演让评委面露难色。向佐的回应是：因为家里的关系，自己没有演戏的空间，但自己很努力，闭关练功七年不看手机。

而纪凌尘的表演方式则让观众吐槽：“不知该不该心疼台上跟他搭戏的演员。”原本是模特出身的纪凌尘说：“跨界从不意味着捷径，而是百倍的付出和千倍的努力。”

种种事放在一起，刚好折射出了内娱的一大怪相：一边是演员不停输出自己的不易，包括有没有用替身、经过了多少训练、为角色牺牲了什么……另一边是观众的不买账，表演生硬、尴尬、浮夸

成为吐槽演技的高频词。

那么，观众需要什么样的演员呢？

第一是基本功。众所周知，表演需要演员通过肢体、表情、声音等来塑造角色、传递情绪，声台形表都是最基础的。

前段时间，有网友将很多剧剪辑到一起，抹掉字幕，对比不同演员的台词功底。观众这才发现，原来有的演员即使没有字幕也能听得清台词，而有的人则口齿含混不清，更别指望他们传递情感了。对一个演员来说，连基本功都掌握不了，怎么能有牢固稳定的表演输出和创新呢？

其次，演员是为角色服务的。无论是怎样的脸，观众期待的是在这张脸上看到故事，能勾勒出生动的生活和更具体的处境，投射出某种关照，引起人们的共鸣。

《甄嬛传》里沈眉庄去世后甄嬛的几次哭戏，之所以一遍遍被大家翻出来称赞，就是因为那张脸在好看之外，调动了

人们最朴素的情感，每个投入看剧的人都会感受到甄嬛悲痛的层次递进。

表演指导经验丰富的演员刘天池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：“演员的终点，是以角色的名义在戏里生活起来。”这就要求演员真正生活过，而不是体验几天某种职业或场景，就敢说自己为角色做了准备。

电视剧《繁花》居高不下的讨论度里，有很多话题都是跟演员成为角色有关。辛芷蕾学了两年舞蹈才明白“李李”为何风情万种，唐嫣整整三年活在“汪小姐”的世界里。

现在演员的队伍越来越壮大，出色的演员却不常见。我们不否认观众会因为美丽的脸而多一些宽容，但随着大家的分辨能力和审美标准越来越强、越来越高，演员如果不拿作品说话、没有有说服力的角色，这份宽容的“天花板”也是肉眼可见的。

郎朗